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三十七回 志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

上回書交代到安公子及第榮歸，作了這部評話的第四番結束，這段文章自然還該有個不盡餘波。卻說他這拜過父母便去拜見舅母，金、玉姊妹也一同過去。三個將進院門，早見舅太太在屋門口兒等著，見他們來了，笑道：「這可說得是個新貴了，連跟班兒都換了新的了。」

說著，公子進門，便讓舅母坐下受禮。舅太太說：「我不叫你磕這個頭，大概你也未必肯，就磕罷。」公子一面跪下，他一面拉住公子的手說道：「快快兒的升，早些兒換紅頂兒。不但你們老爺、太太越發喜歡了，連我這乾丈母娘可也就更樂了。」

公子被舅母緊拉著一隻手說個不了，只得一手著地答應著行了禮。起來，舅太太便讓他摘帽子，脫褂子，又叫人給倒茶。

公子說：「我不喝茶了，這時候怎麼得喝點兒甚麼涼的才好呢！」舅太太道：「有，我這裡有給你煮下的綠豆，我自己包了幾個粽子，正要給你送過去呢。」說著，便叫：「老藍，就端來，大爺這裡吃罷。」老藍答應一聲，便端了一碗涼綠豆，一碟粽子，又見那個丫頭，原名素馨，改名綠香的，從屋裡端出一碟兒玫瑰鹵子，一碟兒冰花糖來，都放在公子面前。公子一面吃著，舅太太又說：「吃完了，再把臉擦擦，就涼快了。」

公子一時吃完，擦了臉，重新打扮起來。

舅太太道：「我這裡還給你留著個頑意兒呢，不值得給你送去，你帶了去罷。」說著，便叫綠香從屋裡一件件的拿出來。

一件是個提梁匣兒，套著個玻璃罩兒，又套著個錦囊。打開一看，裡頭原來是一座娃娃臉兒一般的整珊瑚頂子，配著個碧綠的翡翠翎管兒。舅太太道：「這兩件東西，你此時雖戴不著，將來總要戴的，取個吉祥兒罷。」金、玉姊妹兩個都不曾趕上見過舅公的，便道：「這准還是舅舅個念信兒呢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噯，你那舅舅何曾戴著個紅頂兒喲！當了個難的乾清門轄（轄：侍衛的意思），好容易升了個等兒，說這可就離得梅楞章京快了，誰知他從那麼一升，就升到那頭兒去了。這還是四年上才有旨意定出官員的頂戴來，那年我們太爺在廣東時候得的。」張姑娘道：「敢是老年官員都沒頂兒嗎？這我可又知道了個古記兒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不然為甚麼帽子要分個紅裡兒藍裡兒呢。」

說著，公子又看那匣兒，是盤百八羅漢的桃核兒數珠兒，雕的十分精巧，那背墜佛頭記念也配得鮮明。公子很覺很愛，便道：「這盤輕巧，我就換上他罷。」舅太太益發歡喜，就盤腿坐在那裡，叫過他去，又叫他低了頭，親自給他換上。何小姐早把那個匣子打開，卻是一分絕好了的飄帶荷包手巾。舅太太道：「你們倆瞧瞧，這還是我二十年頭裡的活計」如今再叫我照這麼個模樣兒做一分，我可做不上來了。」何小姐道：「活計是不用講了，難為娘怎麼收來著，竟還好兒的呢。」因合公子說道：「也換上罷。」說著，不由分說便給他換上。公子這才戴上帽子，謝了舅母，親自拿著那個匣兒去回父母。舅太太又合他說道：「回來我同你丈母娘請姑老爺、姑太太，還請你們作陪呢。」

公子一面答應，便過來把方才得的東西都請父母看過。安老夫自是歡喜，便催著他過後邊去。安太太道：「我叫人把那個角門兒給你們開開了，倆媳婦兒都跟過去。一個也該到自己祠堂裡磕個頭，一個也該見見自家的父母。別自顧咱們家裡熱鬧，叫人家養女孩兒的看著寒心。」二人答應著，帶上一群丫頭女人，又保駕似的跟了去。不一時到了何公祠，戴勤、宋官兒合一班家人早在那裡伺候。公子告過祭，何小姐才上前磕頭。張姑娘在姐姐跟前是斷不落這個過節兒的，此刻有個不隨著磕頭的嗎？二人一同拜罷起來，撤去祭筵，關好門戶，便到何小姐當日住過半天兒的那個禪堂去坐。

只見華嬾嬾從他家裡提了一壺開水，懷裡又抱著個壺，那隻手還掐著一摞茶碗茶盤兒進來。公子道：「你就叫你媳婦兒幫幫不好嗎，為甚麼要累得這麼阿哥的嬾嬾庫忒累（庫忒累：固執的意思。）的娘模樣兒呢！」他道：「可不是叫媳婦兒張羅來著嗎，偏偏兒的這麼個當兒芒種兒又醒了，賴在他媽身上只不下來，我嫌他們那孩子爪子的累贅，還沒我自己幹著爽利呢。」說著，便忙著給爺、奶奶倒茶。你道這芒種兒又是誰？前回書交代過的，何小姐過門的時節，那隨緣兒媳婦正是將近三個月的雙身子，所以不曾進得新房，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種前後，可不正該養了？轉眼今年又是芒種，那孩子恰好週歲兒，敢是也懂得賴在他媽身上不下來了。

話休絮煩。一時倒上茶來，張姑娘道：「茶不茶的倒不要緊，你們誰快給我袋煙吃罷。」說著，早見柳條兒裝過煙來。

何小姐道：「喝他們口茶，給爹媽磕頭去罷，這一袋煙又得半天。」說著，站起便去接他的煙袋。張姑娘笑道：「好姐姐，等我再吃兩口。」一面把煙袋遞給柳條兒，一面還回過頭來，就他手裡抽了兩口。三個人才一同過張老那邊去。

到了門首，他老兩口兒早迎出來。原來張老因人少房多，只占了三間正房，六間廂房。那正房裡當中供佛，一間住人，一間座客。當下公子夫妻進去，見堂屋裡佛爺桌上換了簇新的黃布桌圍，桌兒上的錫蠟五供兒擦得鏡亮，佛前點著日夜不斷的萬年海燈，佛龕兩旁一邊兒還立著一根乾稻草，講究說這是怕屋裡有個不潔淨，遮佛爺的眼目的，佛桌兒前早鋪下了個蒲墊兒，老兩口兒走到那蒲墊兒跟前就站住，等著姑爺行禮。

你道這是個甚麼儀注？原來小戶人家凡遇著大典禮，不大肯坐下受人的頭，總是叫他朝著家堂佛磕。便是家裡有個孩子，從散學裡下了學，也得朝著佛爺作那個揖。這是比戶皆然，卻為《禮經》所不載。更兼安公子中舉的時候是在上屋給岳父母行的禮，此時如何想得到這個規矩？及至聽他岳丈說了句：「姑爺來到就是，別行禮罷。」他才知是該朝佛爺磕的，便在那蒲墊兒上先給泰山磕了三個頭。張老也說了幾句老實吉利話兒，又說：「這也不枉你爺兒倆、他姐兒倆受那場苦哇！這都是佛天菩薩的保佑啊！」

公子起來，又給泰水磕頭。俗語說的：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。」今番親家太太的談吐就與往日不大相同了。只聽他說道：「姑爺多禮，姑爺請起。這可實然的難為你！也不枉你家一場辛苦吃到底，也不枉我家『行下的秋風望下的雨』，也不枉咱兩家子這一嫁一娶。往後來我兩口兒還愁甚麼年少柴來月少米！可是人家說的，『老天隔不了一層紙』，等明兒他姐兒倆再生上個一男半女，那才是重重見喜。誰也說不的這不是人情天理。」不想他一朝作了官親，福至心靈，這幾句官話兒倒誤打誤撞的說了個合轍押韻。

卻說張老讓他三個坐下，便高聲叫道：「大舅媽，拿開壺來！」那個詹嫂聽得公子來了，死也不敢出那個廂房門，連答應都怕著答應；答應一聲，只叫他那孩子送了水壺來。那個孩子也是發訕，不肯進屋子，只在屋門外叫：「姑爹，你接進開壺去呀！」原來那孩子極怕張姑娘。張姑娘便叫道：「阿巧，進來。」他這才訕不答的蹭進來，一手提擄著水壺，那隻手還把個二拇指頭擱在嘴裡叨著，嘻嘻的訕笑，遞過壺去。張太太又叫他給公子請安，白說了，這他扭股兒糖似的，可再也不肯上前兒咧。何小姐道：「不用請安了。」因指著公子問他：「你只說這是誰罷？」那孩子又搖搖頭。何小姐道：「我呢？」他倒認得，說：「你，你也是姐。」張姑娘道：「那麼問著你那是誰，只搖頭兒不言語，偏叫你說！」他這才嗚嗚嗚嗚的答道：「他是個老爺。」說著，張老沏了茶，他接過水壺去，就發腳跑了。

張老端過茶來，公子連忙站起來要接，見沒茶盤兒，摸了摸那茶碗又滾燙，只說：「你老人家叫他們倒罷。」及至晾了晾，端起來要喝，無奈那茶碗是個門口兒的，蓋著蓋兒，再也喝不到嘴裡。無法，揭開蓋兒，見那茶葉泡的崗尖的，待好宣騰到碗外頭來了。心想，這一喝准鬧一嘴茶葉，因閉著嘴啞了一口，不想這口稠咕嘟的醃條啞在嘴裡，比黃連汁子還苦，攢著眉嚥下去，便放下碗，倒辜負了主人一番敬客之意。張老又給他姊妹送了茶，便從佛桌兒底下掏出一枝香根兒，自己到廚房掏了個火來，讓姑奶奶抽煙兒。柳條兒這裡給張姑娘裝煙，戴嬾嬾便張羅給親家太太裝煙。親家太太抽著煙兒，何小姐就問道：「媽，你老人家今兒個吃的這個煙怎麼不像那老葉子煙兒味兒了？」張太太道：「可說呢，都是你那舅太太呀，我到了他屋裡，他就鬧著不與我吃我的煙，只

叫吃他的。昨兒個他又買了十斤渣頭送我，我吃着倒怪香兒的呢。就只不禁吃，一會子又怪燎嘴的，大是吃慣了也就好了。」

當下賓主酬酢禮成。公子才致謝了岳父母的迎接誇官的盛意，他老兩口兒也謙不中禮的謙了兩句。公子便要告辭過前頭去。何小姐因問張太太說：「媽不是回來還同舅母請公婆吃飯麼，為甚麼不趁早角門兒開著一塊兒走呢？省得回來又繞了遠兒。」張太太便道：「使得。」說著，用倆指頭攆滅了那根香火，又叫道：「大舅媽，我不來家吃飯了，晚飯少打半碗來罷。」說罷，便一同過這邊來。

到了上房，安老爺正合安太太、舅太太在那里長篇大論談得高興。見公子來了，便要帽子褂子，待要穿戴好了親自帶他出去拜謝他的業師程老夫子。正說著，人回：「程師老爺穿了公服過來了，現在腰房裡候著，說一定要進來登堂給老爺、太太賀喜。」

列公，你道這位程老夫子從那裡說起又穿起公服來？原來他當日本是個出了貢的候選教官，因選補無期，家裡又待不住，便帶了兒子來京，想找個館地。恰值那年安老爺用了榜下知縣要上淮安，又打算叫公子留京鄉試，正愁沒個人照料他課讀。見程師爺來了，是自己幼年同過窗的一位世兄，便請他在家下榻。那程師爺見修饌不菲，人地相宜，竟強似作個老教去吃那碗豆腐飯。因此一住四個年頭，賓主處得十分合式。安老爺又是位崇師重道的，平日每逢家裡有個正事，必請師老爺過來，同諸親友一體應酬，從不肯存那「通稱本是教書匠，到處都能僱得來」的淺見。因此，師老爺也就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」起來，置了一頂鴨蛋青八絲羅胎平鼓窪麥時樣緯帽，買了一副自來舊的八品鶴鶉補子，一雙腦滿頭肥的轉底皂靴。這日欣逢學生點了探花，正是空前絕後的第一椿得意事，所以才紗其帽而圓其領的過來，定要登堂道賀。

安老爺因自己還沒得帶兒子過去叩謝先生，先生倒過來了，一時心裡老大的不安，說道：「這個怎麼敢當！」低頭為難了半日，便合太太說道：「這樣罷，既是先生這等多禮，倒不可不讓進上房來。莫如太太也見見他，我夫妻就當面叫玉格在上屋給他行個禮，倒顯得一番親近恭敬之意。」太太也以為很是。

卻說安老爺家向來最是內外嚴肅，外面家人非奉傳喚，等閒不入中堂。在上屋伺候的都是一班僕婦丫鬟，此外只有茶房兒老尤的那個九歲的孩子麻花兒，在上屋裡聽叫兒。當下眾人聽得師老爺要進來，一個個忙著整坐位，預備掀簾子。安太太一班內眷帶了眾丫鬟都到東裡間暫避，其餘的老婆兒小媳婦子們都在靠西一帶遠遠的伺候著。此時替那個長姐兒計算，他自然也該跟了太太進裡間去才是，無如他心裡另有他一樁心事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他自從去年公子鄉試，頭場出來，打發戴勤回家請安的那天，他聽戴勤回老爺話，說了句「師老爺說大爺准中」，落後見大爺果然中了不算外，並且一直中到探花了，他心裡便著實的感佩這位師老爺。難得今日這個機會，他便不進屋子，合那班僕婦站在外間，想瞻仰瞻仰這位師老爺是怎的個老神仙樣子。

只聽老爺吩咐人預備開正門，又道：「就請師老爺罷。」

家人答應出去，老爺早帶了公子迎到二門台階下候著。此時長姐兒心裡打著：「這位師老爺連我們大爺都教得起，縱然不能照戲上扮的劉備老爺的那位諸葛軍師那麼個氣派兒，橫豎也有書上說的岳老爺的那位教師周先生那麼個光景兒，掉在地上，也不至於像《春香兒鬧學》上的陳最良。」只不錯眼珠兒從玻璃裡向二門望著。

正盼望間，但見外面家人從二門旁邊跑進來，回了一聲說：「師老爺進來了。」緊接著吱吱嘍屏門大開，就請進那位師老爺來。他一瞧，先有幾分不滿意。原來那位師老爺生得來雖不必「子告之曰，某在斯某在斯」，那雙眼睛也就幾乎「視而不見」；雖不道得「鞠躬如也」，那具腰也就帶些「屈而不伸。」半截真攙假的小辮兒搭在肩頭，好一似風裡垂楊飄細細；一片銀鍍金的濃鬚子繞來滿口，不亞如溪邊茅草亂蓬蓬。

穿一件本色裡鄉繭單袍子，套一件茄合色羽紗單褂子，他自己趕著這件東西卻叫作「羽毛外套」。那件外套上便釘著那副自來舊的補子，又因省了兩文手工錢，不曾交給裁縫，只叫他那個館僮給釘的，以致釘得一片齊著二道褂鈕兒，一片齊著三道褂鈕兒，便是朱夫子見了，也得給他注明說：「此錯簡，當在第三道褂鈕兒之上。」他看了看，似乎合「褻裘長，短右袂」的本義，也還說得通，就那麼「言其上下察也」的套在身上。頭上只管是明晃晃一項金角大王般的緯帽，那帽襷兒從帶上便「放之則彌六合」的來了。腳下那雙皂靴底兒上的泥，只管膩抹了個漆黑，幫兒上倒是白臉兒扯光的一層塵土，雖然考較不出他是那年買的，大約從上腳那天直到今日，自來也不曾擰擰刷刷，「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」。長姐兒仔細一看，回頭合隨緣兒媳婦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話說呢？一個人就何磳，也得何磳出個樣兒來呀！難為咱們大爺，怎麼合他一個屋裡混混來著！」

這個當兒，裡間兒的內眷也在那裡遠遠兒的從玻璃裡望外看。舅太太一見。先就說道：「敢則這是姑老爺天天兒叫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！這還用滿到是處找著瞧海裡奔（海裡奔：指希奇之物。）去嗎！」張太太只問：「咱兒了？」金、玉姊妹合丫頭們已經笑不可仰。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掌不住要笑，只合舅太太擺手兒說：「你悄悄兒的，看人家聽見。」說著，大家又望外看。只見他從二門屏風台階兒上一步步用腳試著擦拉下來，到了平地，一副精神早已貫注到上屋跟前，卻不曾留心旁邊兒還有個主人在那裡迎接呢。安老爺只得迎了兩步，把手一拱，叫道：「大哥，我這裡正要帶小兒到館竭誠叩謝，倒勞吾兄枉道先施，請屋裡坐。」他聽了，才連點頭兒帶哈腰兒，嘴裡噤噤測測，一陣有聲無詞，不甚可辨，大約說的是「豈敢豈敢」，卻又沒個裡兒表兒。

你道這是甚麼原故？原來漢禮到了人家裡，無論親友長幼，或從近處來，或從遠方來，或是久違，或是常見，以至無論慶賀弔慰，在院子見了主人，從不開口說話，慢講請安拉手兒了。當下他只噤測了那一陣，便奔了上房來。兩房伺候的兩個女人忙把簾子高捲起來，伺候師老爺進屋子。

這個當兒，裡間兒的女眷都過榻扇跟前來，隔著那層榻扇綑望外瞧。只見他一進門，不說長不道短，便舉手擎天毛腰拖地的朝上就是一躬，這一躬打下去，且不直起腰來，卻把兩隻手湊在一處，就著地兒拱送，嘴裡還說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叩叩，叩叩，叩叩。」大家一看，這可是個希希罕兒，都在那裡納悶兒。安老爺懂得這個，說了句：「豈敢。」連忙趕過去，合他膀子靠膀子的也那麼鬧了一陣，口裡卻說的是：「還叩，還叩，還叩。」講究這叫作：「賓請拜，主人辭；賓再請拜，主人再辭；三讓三辭，然後相揖而退。」是個大禮。

安老爺合他彼此作過揖，便說道：「驥兒承老夫子的春風化雨，遂令小子成名，不惟身受者頂感終身，即愚夫婦也銘佩無既。」只聽他打著一口的常州鄉談道：「底樣臥，底樣臥！」

論這位師老爺平日不是不會撇著京腔說幾句官話，不然怎麼連鄧九公那麼個粗豪不過的老頭兒，都會說道他有說有笑的，合他說得來呢。此時他大約是一來就持過當，二來快活非常，不知不覺的鄉談就出來了。只是他這兩句話，除了安老爺，滿屋裡竟沒有第二個人懂。

原來他說的這「底樣臥，底樣臥」六個字，「底」字就作「何」字講，「底樣」，「何樣」也，猶雲「何等」也；那個「臥」字，是個「話」字，如同官話說「甚麼話，甚麼話」的個謙詞。連說兩句，謙而又謙之詞也。他說了這兩句，便撇著京腔說道：「顧（這）叫昨（作）『良弓滋（之）子，必鴨（學）為箕；良雅（冶）滋（之）子，必雅（學）為裘』。顧（這）都四（是）老先桑（生）格（的）頂（庭）訓，雍（兄）弟哦（何）功滋（之）有？傘（慚）快（愧），傘（慚）快（愧）！嫂夫納銀（二字切音合讀，蓋「人」字也。）面前雅（也）寢（請）互互（賀賀）！」

老爺便吩咐公子：「請你母親出來。」幸虧是安太太素來那等大方，才能見怪不怪，出來合他相見。便忍了笑，扶了兒子出來，從靠南一帶繞到下首，才待說話，只聽他那裡問著老爺道：「顧（這）個秀（就）四（是）嫂夫納銀（人）？」

原來大凡大江以南的朋友見了人，是個見過的，必先叫一聲；沒見過的，必先問問：「這個可是某人不是？」安老爺見問，忙答道：「正是山荊求見。」他這一肅整威儀，鄉談又來了，說道：「顧（這）四（是）要頂（庭）參格（的）（庭參者，行大禮也。）。」說著，只見他背過臉兒去，倒把脊樑朝著安太太，向北又是一躬。慌得安老爺還揖不迭，連說：「代還禮，代還禮。」安太太此時要還他個萬福罷，旗裝漢禮，既兩不對帳，待摸著頭把兒還他個旗禮，又怕不懂，更弄糟了。想了想，左右他在那裡望

著影壁作揖，索興不還他禮。等他轉過臉來，才說道：「師老爺多禮！我們玉格這麼個糊塗孩子，多虧師老爺費心，成全了他，一總再給師老爺道謝罷。」他只低了頭，紅了臉，一時無話。

安老爺便讓道：「大哥請坐，待愚夫婦教小兒當堂叩謝。」

他又道：「底樣臥，底樣臥！」公子早過來站端正了，向他拜了四拜。他又答了兩揖。等公子起來，他才笑呵呵的說道：「四（世）雍（兄），恭喜！恭喜！武（我）哈（合）你襪（外）涅（日）呢，叫昨（作）『日（石）叻恩（二字切音合讀，「能」也。）攻虐（玉）』，今涅（日）真頭叫昨（作）『親（青）測（出）於藍』哉，阿拉？」（阿拉者，可是如此之詞，轉問之意也。）老爺又向他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『此夫子自道也』，改日還當竭誠奉請。」

列公，你看這位安老先生，也算得「待先生其如此恭且敬也」了。誰想他自己心裡猶以為未足，還要叫太太帶兩個媳婦來拜見老夫子。太太卻有些不願意了，只得說道：「我才打發他們倆到佛堂裡撤供焚錢糧去了，得會子過來呢，怎麼好倒勞師老爺盡著等他們呢？先請坐下，改日再叫媳婦兒拜見罷。」安老爺見如此說，這才罷了。太太一面叫人倒茶，一面自己也就進了裡間兒。舅太太迎著笑說：「姑太太，你真是個好人，直算救了倆媳婦兒一場大難！」

按下這裡。卻說安老爺見一切禮成，才讓師老爺歸坐，請升了冠。一時倒上茶來，老爺見給他倒的也是碗普洱茶，早料到這樁東西師老爺一定是「某未達，不敢嘗」，忙說：「師老爺向來不喝茶，你們快換碗姜湯來罷。」僕婦們連忙換上姜湯來。那等熱天，他會把碗滾開的姜湯唏溜下去竟不怎的不算外，喝完了，還把那塊姜撈起來，攪在嘴裡嚼了嚼，才「啞」的一口唾在當地。旁邊一個婆兒連忙來揀，看了看，不好下手，便從袖口裡掏了張手紙，疊了四折兒，把那塊姜捏出去。安老爺這才合他彼此暢談。只這一談，師老爺一陣大說大笑，長姐兒又留神瞧見他那一嘴零落不全的牙了。敢則是一層黃牙板子，按著牙縫兒還漬著許多深藍淺綠的東西，倒做佛含著一嘴的鍍金點翠。長姐兒合梁材家的皺著眉道：「梁孀兒，你回來可好歹好歹把那個茶碗拿開罷，這可不是件事！」說著，只嚥心得他回過頭去向查兒裡吐了一口清水唾沫。

這個當兒，又聽老爺叫取師老爺的煙袋荷包去。當下兩三個僕婦答應一聲，便叫那個小小子兒麻花兒去取，大家都在廊下等著。一時，麻花兒取進來，眾人一看那個藍布口袋，先噁心了一陣。且不必問他是怎的個式樣，就講那上頭的油呢，假如給了剃頭的，便是使熟了的絕好一條槓刀布，卻又合他那根安著猴兒頭煙袋鍋兒、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象牙煙袋嘴兒、顛巍巍的毛竹煙管兩下裡拿著。這件東西，說書的要不要費些考據注疏工夫解出來，聽書的可就更聽不明白了。

請問煙袋鍋兒怎麼叫作「猴兒頭」呢？列公，你只看那猴兒，無論行住坐臥，他總把個腦袋紮在胸坎子上，倒把脖兒拱起來。然則這又與師老爺的煙袋鍋兒何干？原來凡是師老爺吃煙，不大懂得從煙袋荷包裡望外裝，都是從那個口袋裡捏出一撮子來，塞在煙袋鍋兒裡。及至點著了，吃完了，他可又不大懂得往地下磕，都是一撒嘴兒順著手兒把那煙袋鍋兒往地下一墩，那鍋兒裡的煙灰墩的乾淨也是這一墩，墩不乾淨也是這一墩。假如墩不乾淨，回來再裝，那半鍋兒煙灰可就紮在生煙底下了。越紮越厚，莫講辰年到卯年，便一直到他「蓋棺論定」，也休想他把那煙袋鍋兒挖一挖。為甚麼他一天到晚煙只管吃得最勤，卻也吃得最省？請教一個煙袋鍋兒有多大力量？照這等墩來墩去，有個不把腦袋墩得個偃回來成了猴兒頭模樣兒的嗎？此他那個煙袋鍋兒之所以名「猴兒頭」也。

那個象牙煙袋嘴兒又怎麼是「黃白加黑冰裂紋兒」的呢？

這就得曉得馴象所寵然一物的那個大象了。象這種畜生，他那張嘴除了水、谷、草三樣之外，不進別的髒東西，所以象牙性最喜潔。只要著點惡氣味，他就裂了；沾點臭汁水兒，他就黃了。怎禁得起師老爺那張嘴不時價的把他叨在嘴裡呢！何況遇著赴席，喝著酒還要吃袋煙，嘴裡再偶然有些倒不過客來的東西，漬在牙牀子、嘴唇子的兩夾間兒，不論魚肉菜蔬、乾鮮乳蜜，都要借重這個象牙煙袋嘴兒去掏他。及至掏出來，放在眼底看看，依然還要放在嘴裡啞嚥下去。那個雪白的象牙合他那嘴牙是兩個先天，怎的會不弄到半截子焦黃，裂成個十字八道？此又他那個象牙煙袋嘴兒之所以成了「黃白加黑的冰裂紋兒」也。

然則那煙袋桿兒又怎的會「顛巍巍」呢？太凡毛竹都是一頭兒粗一頭兒細。師老爺那根煙袋，足夠營造尺五尺金長一個粗頭細尾的竹竿兒，那頭兒再贅上一個漬滿了煙灰的猴兒頭，有個不發顛的麼？此又「顛巍巍」之所以然也。

當下眾人看了這兩件東西，一個個齜牙裂嘴，掩鼻攢眉，誰也不肯給他裝那袋煙。便叫麻花兒裝好了，拿進香火去，請他自己點。師老爺吃上這袋煙，越發談得高興了，道是今年的會墨那篇逼真大家，那篇當行出色；他的同鄉怎的中了兩個，一個正是他同案，一個又是他的表兄。只顧這陣談，可把袋煙耽擱滅了，滅了他竟自不知，還在那裡閉著嘴只管從嗓子裡使著勁兒緊抽。這個當兒，呼嚕呼嚕，早灌了一筒子唾沫了。

老爺見師老爺的煙滅了，將要叫人拿香火，恰巧那個麻花兒一時不在跟前。一回頭，正看見長姐兒站在那邊，安老爺是一生忠厚待人，從不曉得甚麼叫作鬧脾氣，嫌人髒，笑人怯，便叫長姐兒道：「你過來，把師老爺的煙點點。」這一下子可要了他的命兒了！登時急得他臉皮兒火熱，指尖兒冰涼，料想沒地縫兒可鑽。只得拿著香盤子來，還想閃展騰挪，鬧個「捂著耳朵放炮仗」，單撒手兒去點。怎當得師老爺手裡的煙袋也顛，他手裡的盤香也顛，兩下裡顛兒哆嗦，再也弄不到一塊兒。

老爺看了，說道：「我不會吃煙，也罷了，怎的你給人點煙都不在行呢？你把那隻手拿著煙袋就好點了哇。」老爺如此一指點。他這才更「缸裡擲骰子——沒跑兒了」，萬分無奈，只得鼻子裡閉著氣，嘴裡吹著氣，只用兩個指頭捏著那煙袋桿兒去點。偏生那油絲子煙又潮，這個當兒，師老爺還騰出嘴來向地下「呱咕」吐了一口唾沫，良久良久才點著了。他此時便像放了郊天大赦一般，忙鬆了那根煙袋，把身子一扭，一掀簾子。出了門兒，扔下香盤子，溜煙望後就跑。舅太太只從玻璃裡指著他暗笑，他也不曾留心，梗梗著個脖子如飛而去。

這裡師老爺吃完那袋煙，才戴上帽子要走。安老爺主人情重，見師老爺那根帽襷兒實在脫落得不像了，想著衣冠不整也是朋友之過，便說：「大哥莫忙，把帽襷兒扣好了。」他從諫如流，連忙伸了一把漬滿了泥的長指甲，也想把那扣兒擄上去。只是汗瀉透了的東西，又輕易不活動，他那來回扣兒怎得還能上下自如？些微使了點勁兒，吧，兩截兒了。安老爺著實不安。他倒坦然無事的一隻手扶了帽子，一隻手揪著那根折帽襷兒，嘴裡還說道：「寢，寢，寢。」（寢，請也。）

才告辭而去。這麼個當兒，偏偏兒的安老爺養活的那個小哈吧狗兒從後院兒裡跑過來，見了師老爺，是前攏後跳，撲著他咬。

當下安老爺依然叫人開了屏風，親自送到腰房才回。又叫公子跟到書房，給師傅謝步。裡頭的女人們便趕緊拿鋸木子守地。丫頭們又拿了個手爐，燒了塊炭。抓了一把唵吧香（唵香：大香。唵吧，大的意思。）燒著。梁材家的早把那個茶碗拿去洗了又洗，扣在後院兒裡花棵兒底下。正忙著，安老爺進來問道：「怎的客走了，忽然倒掃地焚香起來？」安太太只得含糊道：「親家合大姐姐回來借咱們的地方兒作主人，難道也不給人家打掃打掃地面麼？」

安老爺倒也信以為實。

舅太太憋不住，早嚷起來了，說道：「姑老爺，要說你真瞧不出你那位程大哥那個腦袋合他那身打扮兒的噁心來，我就再不信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阿！怎的這等娃娃氣！陶面削瓜，尹軀植鰭，姬手反掌，孔頂若圩，究竟何傷盛得？」舅太太道：「是喲！難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補子也該那麼跳著格磴兒釘的嗎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我倒請教，怎的叫作個『士志於道』？你們那裡曉得他那个人，誠篤長厚的可敬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摘帽子脫褂子，安太太便叫長姐兒來收衣裳。

那知長姐兒此時的忙，如何顧得到此。你道他在那裡作甚麼？原來他從方才點了那袋煙跑到後頭去，屋子也不曾進，就蹲在那台階兒上，紮煞著兩隻手，叫小丫頭子舀了盆涼水來，先給他左一和右一和的往手上澆。澆了半日，才換了熱水來，自己泚了又泚，洗了又洗，搓了陣香肥皂、香豆面子，又使了些個桂花胰子、玫瑰胰子。心病難醫，自己洗一回又叫人聞一回，總疑心手上還有那股子氣息，他自己卻又不肯聞。直洗到太太打發人叫他，才忙忙的擦乾了手上來。繃著個臉兒，只道這件事屋裡不曾留神，不

想才一進門兒，舅太太便佞他道：「長姐兒呀，好漂亮差使啊！」太太也不禁笑道：「該！那都是他素日乾淨拐孤出來的！」舅太太又道：「只恨我方才出不去，我要在跟前，必攬掇你們老爺叫你把那袋煙抽著了再遞給他！」這一佞，把個長姐兒羞的幾乎不曾掉下眼淚來。何小姐笑道：「娘，何苦呢！」便催著他給老爺收衣裳帽子去了。

安老爺道：「你大家此等見解，尤其可笑。夫所謂『西子蒙不潔』者，非以其蓬頭垢面也，是責備他既受越王重托，便該終身報越；既受吳王深恩，何得匿怨事吳？到頭來既為惡已甚，為善不終，卻又辜負了兩家，轉暗地裡隨了他芋蘿初會的那個大夫范蠡，閒泛五湖去了。這等的『穢德彰聞』，焉得不『人皆掩鼻』？所以下文便說：『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』合起來講，這章書的大旨，講得是凡人外質雖美，內視自慚，終不免於惡，多端作惡，一念自修，便可與為善。那程老夫子便算欠些修飾，何至就惹得你大家『掩鼻而過之』起來！」舅太太聽了這話，真耐不得了，站起來問著安老爺道：「姑老爺，你這麼著，你這會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進來，你就當著我們大家伙兒，拿起他那根煙袋來，親自給他裝袋煙，我就服了你了！」安老爺聽了，沒得說，只搖著頭笑向公子道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

列公聽這段書，切莫道怪那燕北閒人，也切莫笑那程老夫子這班朋友。其實「君子未有不如此」，並且還不止於此。

他一樣有眼根，卻從來不解五包六章何為好看，何為不好看，（一樣有耳根，卻從來不解五聲六律），孰為好聽，孰為不好聽。鼻之於嗅也，除了吃一口腥魚湯，他叫作透鮮，其餘香臭羶臊，皆所未經的活潑之地。口之於味也，除了包一團酸餡子，他自鳴得意，其餘甜鹹苦辣，皆未所鑿的混沌之天。至於心，卻是動輒守著至誠，須與不離聖道。所以世上惟這等人為得天獨厚，也惟這等人為受福無窮。

只是這位程師老爺，看他從前到吏部給安老爺打聽公事，以至近日公子練場那天他在書房陪安老下棋，一切舉動言談，也還不得這等腐臭。何以今日一朝「動則變，變則化」，就變化到如此？語不云乎：「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」又云：「砧刀各用。」蓋上房為燕居之所，師爺乃函丈之尊。師爺在二門以外，自安老爺以至公子，是臭味與之俱化；師爺到了二門以內，自安太太以至嫗婢，是耳目為之一新。何況師爺之為師爺，又未免有些「遷乎其地，而弗能為良」，怎的會不弄到如此？這是個至理，不足為怪。不然七十二侯，縱說萬類不齊，那《禮》家記事者，何以就敢毅然斷為「爵人大水為蛤」哉？此格物之所以難也。

閒話少說。卻說安公子自進門起不曾得閒，直到此時，諸事完畢，才得回到自己房中。歇息了片刻，因惦著晚飯是舅母、岳母移樽就教，給他父母賀喜，他夫妻三個也不及長談，便各各脫去禮服，換上常衣，仍到上屋來伺候。

舅太太見他姊妹兩個過來，笑道：「二位姑奶奶來得正好。今日請客，咱們娘兒們是借人家的地方兒，就趁早兒張羅起來罷。」安老爺早攔道：「怎的認真反客為主起來？」舅太太道：「榻！今兒個咱們得分清楚了，你們爺兒三個是客，我們娘兒四個是東家。你們帶著你們的兒子等著吃，我們各人帶著我們各人的女兒兒張羅我們的，不用姑老爺管。回來還帶是讓是你們爺兒三個上坐，我們娘兒四個陪著。我們就是這麼個糙禮兒，姑老爺愛依不依。不你就別吃，還跟了你那塊大哥吃去。」安老爺那裡肯依，還只管謙讓。安太太說道：「老爺，我看咱們竟由著大姐姐合親家怎麼說怎麼好罷。你合他讓會子，也是攬不過他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我倒從不曾見『賓之初筵』是這等的『溫溫其恭』法。」竟沒奈何！

舅太太也不來再讓，早同張太太帶著金、玉姊妹調停起坐位來。便在那上房堂屋裡對面放了兩張桌子，中間止留一個放菜的地方，把安老夫妻的坐位安在東席面西，他同張太太在西席面東相陪，公子合金、玉姊妹兩個分兩席打橫侍坐。

當下擺上果子，大家讓坐。張太太合舅太太道：「咱倆到底也得給他老公母倆斟個盅兒耶！」舅太太道：「你老那小醬玉瓜兒似的兩把指頭，真個的還要鬧個『雙雙手兒捧玉盅』嗎？依我說，這個禮兒倒脫了俗罷。」安太太也攔道：「那可使得不得。依我說，今日這席酒，你二位都是為玉格費心，竟罰他斟罷。」

舅太太也道：「有理！」當下公子擎杯，金、玉姊妹執壺，按座送了酒，他三個才告座入席。安老夫妻此刻看了看兒子，是已經登第成名，媳婦又善於持家理紀，家裡更有這等樂親戚情話的一位舅太太，講耕織農桑的一雙親家，時常破悶幫忙，好不暢快。一面喝著酒，大家提了些已往，論了些將來。

安老爺這裡只管酒到杯乾，卻見公子只端了杯酒在那裡虛作陪飲。老爺便吩咐道：「家庭歡聚，不必這等競持，你只管照常喝。」公子答應著，拿起酒來唇邊抵了一抵，卻又放下了。安老爺問道：「想是酒涼了？」只見公子欠身回說：「酒倒不涼，近來總沒大喝酒了。」老爺道：「為甚麼？你的酒量也還喝得，再者，我向來又准你喝酒，為甚麼忽然不喝了？」公子見問，無法，只得推說：「因一向在書房裡讀書，怕耽擱了工夫，所以戒了。除了赴宴那天領了三杯瓊林酒，其餘各處宴會也不曾喝。」老爺大笑道：「我只曉得個『發憤忘食』，倒不曾見你這『發憤忘飲』。並不是我自己愛吃兩杯酒一定也要捉住兒子吃酒，豈不見『鄉黨』一章，我夫子講到食品，便有許多不食的道理。逢著酒場，則曰『惟酒無量』。夫『無量』者，『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』之謂也，只不過『不及亂』耳。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『學不厭，教不倦』的工夫，比你這區區取科第如何？又何曾聽得他幾時戒過酒？況且今日舅母合你岳母這一席，正為我二老的教子成名，你的顯親繼志而設，正是你菽水承歡之日，非偃聽聽命之日也。」因回頭道：「太太，叫人取個大杯來，你我今日就借二位親家這席，給他開酒！」

這話且按下不表。卻說金、玉姊妹兩個自從前年賞菊小宴那天，為了閨房一席閒話，惹得公子賭了個中舉、中進士的誓，要摔那瑪瑙杯。幸喜那杯不曾摔得，他卻從那日起滴酒不聞，兩個心裡正有些過意不去，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說到那裡應道那裡，一年半的工夫，果然鄉會連捷，並且探花及第，衣錦榮歸了。兩個十分「意不過去」之中，又加了一層「喜出望外」。此時覺得盼人家開酒的心比當日勸人家戒酒的心還加幾倍。因此，從前幾日姊妹兩個便私下商量定了，要等他回家的第一晚，便在自己屋裡備個小酌，給這位新探花郎賀喜開酒。卻也未嘗不慮到人家的氣長，自己的嘴短，得受人幾句俏皮話兒，一番討人嫌的神情兒。恰巧今日舅太太先湊了這等一席慶成宴，料著他一定興會淋漓的快飲幾杯，這場酒官司可就算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」的打過去了，晚間盪盪更酌，便省卻無窮的宛轉。不想公子從此時起便推托不飲，倒惹得老人家追問起來。正愁他不好登答，忽然聽得公婆要給他開酒，兩個大喜，答應一聲，便連忙站起來，過去覓盞尋卮，想要湊這個趣兒。

只見公子向他姊妹說道：「你兩個叫人把我書閣兒上那個瑪瑙杯取來。」他兩個一聽公子指名要那個瑪瑙杯，心裡早料著他必有些作用，便想到當日開菊宴那天的情節，雖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，只是自己詞氣之間也未免覺得欠些圓通，失之孟浪；倘然他一時高興，在公婆面前盡情說出來，倒不當穩便。卻又不好攔他，只得叫人去取那個杯子。兩個人四隻眼睛卻不住的瞧瞧夫婿，又瞅瞅公婆。那知安公子毫無成見，倒是燕北閒人在那裡打算要歸結他第三十回《開菊宴雙美激新郎》的那篇文章呢！

閒話少說。卻說一時取了那個瑪瑙杯來。安太太看見，先說道：「你瞧瞧，不喝就不喝，喝起來就得使這麼個大盅子，我只說還是愛喝酒。」公子陪笑道：「今日使這個盅子卻不為喝酒，有個原故在裡頭，且回明白了父母這個原故，現領這盅酒。」

他這個話不但張太太摸不著，舅太太也猜不透，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個甚麼原故，大家只呆著頰兒聽他說。只見安老爺側著頭捻著鬚的向他問道：「卻是怎的個原故？」便聽公子回道：「今日所以要用這個大杯，一因是父母吩咐開酒；二因當日戒酒是向這個杯上戒的，所以今日開酒還向這個杯上開；三則當日戒酒的原故也不專為著用功而起。」老爺道：「又為著何來呢？」公子道：「說起來，原是兒子媳婦們三個人一時的孩子氣，不想湊到今日這個機會，覺得這樁事暗中竟有個道理在裡頭。」

安老爺此時喝得十分高興，聽了這話，便合太太說道：「太太，你聽，原來他們作探花的喝盅酒都有如許大的講究。」

太太聽老爺這等說，更是歡喜，便笑道：「你快說罷，不用文謔謔的盡著忸膩人了。」公子這才把他前年給他岳父母開齋那天，怎的除備飯之外又備了席酒，怎的見岳父母不用，自己便一時高興要同了兩個媳婦賞菊小飲，始而金鳳媳婦怎的攔他吃酒，後來玉鳳媳婦怎的釀成他吃酒，卻又借著行那名花旨酒美人的酒令各下了一篇規勸，他怎的一時性起，便合兩個媳婦賭誓，要摔這個瑪瑙酒杯，落後怎的不曾摔得，便從那日戒了酒，一直到今日不曾喝。一層層不瞞一字，回了父母一遍。

安太太聽了，先道：「我的話再不錯不是？老爺可記得，老爺給他定功課的那天，我說：『這也不知是他自己憋出這股子橫勁來了，也不知是倆媳婦兒把個懶驢子逼的上了磨了？』聽聽，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不是？」老爺道：「且慢，他這話還不曾講得明白。」因問著公子道：「就便如此，如今你舉人也中了，進士也中了，翰林也點了，清秘堂也進了，並且玉堂金馬，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，也就盡是了。何以方才還不肯喝那盅酒？然則你這盅酒直要戒到幾時才開？」

公子將要回答，臉上卻又有些訕訕兒的，說：「這句話卻不敢說。」老爺道：「怎的忽然又有個『不敢』起來？」公子原覺他要說的那句話有些不好開口，無如他此時是滿懷的遂心快意，滿臉的吐氣揚眉，話擠話，不由得沖口而出，說道：「意思直要等兩個媳婦作了夫人，那時叫他兩個雙手接過那軸五花官誥去，才算行完了他兩個那花旨酒美人的令。那時請教他兩個，我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？再開這杯酒。」安太太不等老爺說話，便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不害臊！這還不虧了人家倆媳婦兒呀！還有那將呼合人家賭氣呢！就狂，狂的你這麼著？別扯他娘的臊了！」安太太這話，才叫作「打是疼，罵是愛！」

早見老爺一副正經面孔說道：「住著，太太這話也欠些平允。這不是舅太太、親家太太、兒子、媳婦以至丫頭女人們都在此，聽我從公平斷。他夫妻三個這段情節，就面上聽去，小子自然要算忍性上欠些把持，媳婦自然要算用情上欠些宛轉，似乎都有些不是。然而不然。」說到這裡，便舉起右手來，伸著兩個指頭，望空畫著圈兒說道：「我以為皆是也。人生在世，第一樁事便是倫常。倫常之間沒兩件事，只問性情。這其間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都好處，惟有夫婦一倫最不好處。若止就『君禮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愛弟敬，夫義婦順』，以至『朋友先施』的大道理講起來，凡有血氣者，都該曉得的。又何以見得夫婦一倫的難處呢？殊不知君臣以義合，君有過，不可無廷諍之臣；諍而不聽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此吾夫子所以『接濟而行』不『脫冕而行』也。父子為天親，親有過，不可無婉諫之子；諫之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，此大舜所以『只載見瞽瞍，瞽瞍底豫，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』也。兄弟誼在交勉，本於同氣，所以說『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』。朋友道在責善，可以擇交，所以說『朋友數，斯疏矣』。至於夫妻之間，以情合，不以義合；系人道，不系天親。嫁娶多在二十後，不比兄弟相聚一生；起居同在咫尺間，不比朋文相遠兩地。性情過深，期望未免過切；偶見夫婿有些差處，就不免有一番箴規勸勉。只這箴規勸勉上，又得自己講得出來，又得夫子聽得進去，這是樁性情相感的勾當，只此已就大不容易處了。不料我家兩個媳婦竟認得准玉格的性情，預存『沉潛剛克』一片深心，果然激成個『夫榮妻貴』；玉格又解得出他兩個的性情，不失『高名柔克』一番定力，果然作得個『水到渠成』。這才不愧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兒佳婦！至於玉格方才說因兩個媳婦說了那句『美人可得作夫人』的令，便一定要等他作成個夫人然後再開這杯酒，那便叫作意氣用事，不是性情相關。其中便有些嫌隙了。『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』，過猶不及，非孔門心法也，切切不可。來來來，兩個媳婦，你兩個便在我二老面前親執壺盞敬你夫婿一杯，算下些氣；然後玉格再公酬兩個媳婦一杯，算取個和。這便算你三個閨閣中一段快談，還要算我家庭間一樁盛事。語有云：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』你大家看這場酒公案，只我這等一個被參開復的候補老縣令判得何如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

當下安太太聽了，先樂得連聲贊好，說：「到底是老爺說的明白。」舅太太那邊也接口道：「要都像後半截這幾句話，誰還敢不服？可見不用請出孔夫子來事兒也弄清楚了。」張太太也道：「說的是啥呢！」

這邊金、玉姊妹聽了公婆這番吩咐，好不歡欣鼓舞。當下他姊妹便隨著公子先奉了父母的酒，又斟了舅太太、張太太的酒，然後二人才一個擎著那個大瑪瑙杯，一個執壺，滿滿斟了一杯，送到公子跟前。公子大馬金刀兒坐著受了那杯酒，然後才站起來陪著父母一飲而盡。那個長姐兒早上來接過杯去，用溫水過了，拿來放在二位奶奶面前。公子便遵著父母的話，執壺過去給他姊妹斟了一杯。他兩個倒恭恭敬敬的也學婆婆那個樣兒，站在一旁，摸著燕尾兒行了旗禮。你道怪不怪，只這麼個兩不對賬的禮兒，竟會被他兩個行了個滿得樣兒！把個舅太太樂的，笑說：「叫人瞧著好舒服！你們來給我換盞熱的，今兒就醉了也是受用的！」公子聽了，忙親自過去給舅母、岳母又斟了一巡，自己又用小杯陪了一杯，重新歸坐，便讓金、玉姊妹乾那杯酒。

二人只在那裡笑容滿面的對飲著為難。太太探頭瞧了瞧，才看見公子給他兩人斟的那杯酒，原來斟了個流天徹地，只差不曾淋出個尖兒紮出個圈兒來。便望著公子道：「瞧瞧，你這孩子兒，他們倆那兒喝的了這些呀？你替他們喝一半兒罷。」

公子笑嘻嘻的道：「母親吩咐，不敢不遵。只是他兩個這盅酒，似乎不好求人代飲。」安太太是天生的疼媳婦兒的，便道：「惹氣！這就算人家求著你了？不用你，我有了主意了，我們這兒有個紹興罈子呢！」說著，便叫：「我的長姐兒呢？你來，拿個大些兒的盞子來，替你兩位大奶奶喝一半兒去。」

卻說那個長姐兒看著兩位奶奶合大爺這番觥籌交錯，心裡明知「神仙不是凡人作」，卻又不能沒個「夢到神仙夢也甜」的非非想想。正在十分豔羨，忽聽太太這一吩咐，樂得他從丹田裡提著小工調的嗓子，答應了一聲「欸」，連忙去找盞子。太太道：「不用找去了，你就等著揀你二位大奶奶個福底兒罷。」當下金、玉姊妹每人喝了約莫也有一小盅酒，那杯裡還有大半杯在裡頭，便遞給長姐兒。他拿起來，一憋氣就喝了個酒乾無滴，還向著太太照了照杯，樂得給太太磕了個頭，又給二位奶奶請了倆安。太太合公子道：「我們也乾了，也值得你那麼拿糖作醋的！」公子此時倒沒得說。那長姐兒臉上那番得意，他直覺得不但月裡的嫦娥、海上的麻姑沒夢見過這麼個樂兒，就連那虞姬跟著黑鍋底似的霸王、貂蟬跟著個一簍油似的董卓，以至小蠻、樊素兩個空風雅了會子，也不過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一般的跟著白香山那麼個老頭子，那都算他們作冤呢！

閒話少說。卻說公子合金、玉姊妹都歸了座，眾丫鬟換上門面杯來，正要撤那個瑪瑙杯。老爺道：「拿來。」因接在手裡合公子道：「這件東西竟成了一段佳話，不可無幾句題跋以志其盛。」公子聽了，樂得手舞足蹈，便道：「兒子空喜歡了會子，竟不曾想到。父親吩咐，必應如此。」老爺說：「既這樣，你就作幾句銘來，章不限句，句不限字，卻限你即席立成。我要見識見識你們這翰林班是怎的個通法。」

公子此時一團興致，覺得這事倚馬可待。那知一想，才覺長篇累牘，不合體裁；三言五語，包括不住，一時竟大為起難來。老爺道：「『七步』『八叉』，具有成例，古人擊鉢催詩，我要擊鉢了。」說著，便把筷子向燈盤兒上當的敲了一下。

公子心裡益發忙起來，好不容易得了兩句，默誦了默誦，覺得又像時文，又像試帖，無法，只得從實說道：「從來不曾弄過這個，敢是竟不容易。」老爺擊杯大笑道：「原來鼎甲的本領也只如此！還是我這個殿在三甲的榜下知縣來替你獻醜罷。」

因笑道：「這一路筆墨，隻眼前幾句經書便取之不盡，還用這等搜索枯腸去想？」因口誦道：

涅而不緇，磨而不磷；

以志吾過，且旌善人。

公子連忙取了紙筆，恭楷寫出來，請老爺看過，又講給太太聽。金、玉姊妹也湊過來看。他自己又重新捧在手裡讀了兩遍，見只寥寥十六個字的成句，人也有了，物也有了，人將敗而終底成功也有了，物未毀而且臻圓滿也有了。他此時心裡早想到等消停了，必得找個好鑄工，把這四句銘詞鑄在杯上，再鑄上他那個「伴瓣主人」的雅號。想到這裡，正在得意，又聽他母親說道：「你爺兒倆今日這幾句文兒，連我聽著都懂得了。依我說，這個杯的名兒還不大好，『瑪瑙』『瑪瑙』的，怎麼怪得把我們這個沒籠頭的野馬給惹惱了呢！莫如給他起個名兒，叫他『合歡杯』。我還有個主意，老爺合大姐姐、親家白聽聽好不好：可不是我竟偏著我的媳婦兒，如今把這件東西竟賞了金鳳媳婦兒，這倆人一個有圓硯台，一個有張弓，他再有了這個合歡杯，可不三個人都有點故事兒了嗎？」大家聽了，都說：「想得好。」老爺也連叫：「通極！通極！」他小夫妻的欣喜更不消說。當下三個一齊謝過父母。再不想只安太太一句閒話，又把這《兒女英雄傳》給穿插了個五花八門，面面都到。

列公，你道這個因由從哪裡來？卻從張太太吃白齋而來，才得圓成了這個合歡杯，聯合上那兩件雕弓寶硯，演出這過半的人情天理文章，未完的兒女英雄公案。列公不信，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這十七卷評話逐層想去，始信佛說「寄語眾生，慎勿造因」那兩句話，畢竟不是空談；燕北閒人這部《正法眼藏五十三參》，果然不著閒筆也！

話休煩絮。卻說那日雖是個家庭小宴，安老爺卻喝得一片精神，十分興會。題了那四句銘詞之後，又捉住公子侍飲幾杯，才說道：「『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』，我們大家吃飯罷。」

一時撤酒添羹，闔席飯罷，散坐閒談了幾句，張太太便告辭回家，安老夫妻又向他二位道了奉擾，舅太太也回了西院，他小夫妻三個伺候父母安置，才一同歸房。

公子一進門，便見堂屋裡那張八仙桌上設著絕精緻的一席果子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姊妹今日還有這番盛設。只是酒多了，這便怎樣？」金、玉姊妹才把他兩個今晚所以設這席酒的意思說出來。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倒不可辜負雅意。」說著，便各各寬衣卸妝，洗盥更酌。

先是何小姐說道：「我來了不差甚麼兩年了，從沒見老爺子像今兒個這等高興。」張姑娘道：「別說姐姐呀，妹妹比姐姐多來著一年呢，今日也是頭一遭兒見哪！」公子道：「別說妹妹呀，連哥哥比你兩個多來著不差甚么二十年，今日還是頭一遭兒見呢！」張姑娘道：「這句話合我說的起，合人家姐姐可說不起呀！沒聽見說過嗎，姐姐從抓周兒那天就見過公公了，人家比你還大著一歲呢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誰叫人家探花了呢，哥哥就哥哥罷！如今只講這席酒，原是為給爺賀喜接風，我們負荆請罪，請爺開酒而設的。不想二位老人家今日這等高興，把我們倆這麼出好戲給先點了。如今酒是開了，可還用我們倆一個人背上根荊條棍兒賠個不是不用呢？」他兩個這話不是閒話，不是頑話，真是樂的從心窩兒裡掏出來的幾句老實話。

公子聽了，倒有些不安，連道「惶恐！惶恐！我安龍媒不有二卿，焉有今日？你不聽見方才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歡杯上兩句銘詞，道是『以志吾過，且旌善人』？這話今後快休提起。」何小姐道：「既如此，把妹妹那個合歡杯拿來，你再喝那麼一盅，就算領了我們的情了。」公子大喜。便說道：「既曰『合歡』，這酒沒一個人喝的理，我三個人喝個傳杯送盞何如？」說著，便用那個合歡杯斟了滿滿的一杯，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飲乾，便把那桌果子分給兩個嬾嬾以至本屋裡丫頭女人吃去。何小姐又揀了幾樣可吃的，叫給長姐兒送去。

他小夫妻三個煙茶漱盥，一切事畢，便吩咐丫鬟鉤懸翠帳，屏掩華燈，各各就寢。一宿無話。

且住！列公可知這「一宿無話」四個字怎的個講法？這四個字，久已作了小說部中千人一面的流口常談，請教這伴香、瓣香二位女史合那位伴瓣主人的這一宿，一邊正當「王事賢勞，馳驅偃仰」之餘，一邊正在「寤寐思服，展轉反側」之後，所謂「今夕何夕」，安得無話？然而難言也。從來作史者，法貴誅心，筆能鑄鐵，所以彰瘡予奪，一字在所必爭。試設身處地替這一宿的安龍媒作起，果能作個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」的慎獨君子乎？將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」乎？抑或且學個「先進於禮樂」的「野人」，再學那「後進於禮樂」的「君子」乎？否則竟公然照「圓好事嬌嗔試玉郎」那日，夫子自道的「居之安則資之深，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」乎？皆非天理人情也。然則除了「一宿無話」這四個字之外，還叫那燕北閒人替他怎的個斡旋？所以只有老氣橫秋大書而特書曰：「一宿無話。」非他講得口滑，寫得手溜，此龍門法也。這正是：

深院好栽連理樹，重幃雙護比肩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